



最終章 ❖ 夏去冬來菡萏盡，春往秋藏梨花雨。

第一次和鏢局的大夥兒一同接下了如此重要的任務。說是要護送那位外族的大人，一出去就是數個月。

回想起當時頭兒聚集大夥兒在錦淵的習武場，人聲鼎沸，一旁全是不同鏢局鏢師的情況下，二頭兒宣布她將是這次的總鏢頭時，那心裡的驕傲與雀躍似乎還平復不下。

咱可是附離的一員呢！

想著無謂的事，沾染墨水的筆頓了頓，這幾天下來沒見到師父和希楓，大抵也是在準備任務的事情吧。

聽說要去的地方是永冬的國度...
這幾天也是有點兒涼，多少注意身體吧。



雜亂卻不失序的馬蹄聲充斥於耳，呼出的空氣結成白霧，雙手就算是戴上了禦寒的手套依舊僵硬的不聽使喚。

「阿陽——你沒事兒吧？這兒的氣候和你以前住的地方落差挺大，不會不適應吧？」
「嗯...沒事...我還可以的。」

柳絮眨了眨眼，望著鼻子凍的通紅的夏陽，沒說什麼，只是把他的帽子往下一拉。

「欸、欸！？前輩.....？」
「看你凍得連咱的惡作劇都防範不了！還說沒事！」
「真的沒事啊.....哇！哈哈哈哈！住手啊...」
「還嘴硬！」

只見夏陽笑的不只鼻子，連臉都紅了，身子左扭右扭，不到一會兒就喘得像是什麼似的。柳絮見狀，得意的笑了笑。

「如何？還冷麼？」
「.....哈...有點熱.....」

他們相視而笑，心裡想著看來笑容是能融化冰雪的，如同太陽一樣。



幾乎沒碰上什麼事兒，除了一夥人浩浩湯湯的晃到伽納險些被認為要挑起戰事之外，一路上算是平和。

「哈哈！你傻啊？怎麼可能平和呢？當然是鬧事份子早就被剷除啦！」

聽著一旁的前輩這麼說，柳絮才發現路過的幾個村子都對大夥招待有佳，說是什麼感謝大家除去了他們一直以來的心頭之患。

柳絮聽的似懂非懂，現在才恍然大悟。

原來是這麼個事兒。

❖❖❖

三個月，從來沒有離開京城如此長一段時間。

看著路邊稀疏的花草，白雪皚皚雖然是一大美景，卻是治癒不了思鄉之情。

「師父啊...你就不想家嗎？」

扛著一罈酒在灌的施傳被酒嗆得正著。

「我靠...你離家出走五年都不想家...三個月想個屁家？」

「師父你說話必是要這麼難聽嗎！有沒有文化你！」

「要文化個屁！你懂啥啊你這毛頭小鬼！」

「.....那個你們別.....」

『夏陽你吵死啦！！』

似曾相似的畫面，只不過多了一句。

「我說施傳啊...你不想家可以，我還沒問問你呢，我離開這麼久，你想我不？」

一罈沒喝完的酒被灑在地板上了。

❖❖❖

「京城！咱回來啦！」

「小鬼別大吼大叫得丟臉死了！」

「呵呵，施傳你嗓子也不小啊。」

踏進京城，熟悉的嘈雜熟悉的氣味似乎讓柳絮整個人都活了過來，雖然也沒死過就是了。三個月的時間說長也不長，說短也不甚短，要說有何改變的話，那就是離開時的蟬聲已去，枝桠上的翠綠已染上了夕陽餘暉，片片落下。

「咱要去找姊姊！」

柳絮喊了這麼一聲，風風火火的消失不見。

夏陽看著他的背影，一瞬間有想拉住他的衝動。

但是，來不及了。

❖❖❖

熟門熟路的爬上窗邊的柳樹，跳過屋簷翻了個窗又走幾步路，掀開窗戶上的簾子，映入眼前的事空無一人的臥房。

姊姊到哪兒去了？

柳絮的眼珠子轉了轉，突然想起姊姊有孕在身，怕是被安排到較好照顧的房間了，畢竟這裡是三樓。

循著記憶大喇喇的走在走廊上，憑欄眺望著樓下的景色，和平常一樣，就是奴僕臉上多了一分緊張，匆匆忙忙的奔波不知道要往何處。

「喂！你們幹啥去？」

「啊……許二小姐！」

「什、什麼！咱才不…」

「二小姐大事不好啦！夫人要生啦！」

「你說啥！？」

握緊欄杆也不管這裡是二樓，柳絮撐起身子翻過欄杆，順勢踏了一旁榕樹一躍而下。嚇得眼前的婢女跌坐在地板上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大聲吼著。

「姊姊在哪！快帶我過去！」

❖❖❖

熟悉的聲音痛苦的呻吟著，房間內瀰漫著熱氣，每個人都緊張的出汗，但是沒有人說話。

姊夫握著姊姊的手不發一語，眼神中滿滿的不安。

一向多話的產婆也沒說半句，柳絮更是一個單音也發不出來，像個雕像似的站在門口，隨後被來往的奴僕撞個正著，才退到門邊。

就連門外漢也知道，情況不容樂觀。

「…嗚…啊……」

「清蓮…看著我……妳會沒事兒…大不了我們孩子不要了。」

「……呼…不可以……子容…不能說出這麼殘忍的話……七年了，我必須生下來…」

「清蓮！妳難道不明白對我來說妳比孩子還要重要百倍麼？」

「我…明白，所以我才必須生下……啊……」

「老爺！夫人！頭出來了！有希望了啊！」

木然的看著眼前的景象，恍惚之間柳絮向床邊走近了幾步，不知怎麼的他似乎能清楚的看見姊姊蒼白的臉色、額頭上的汗珠以及淺淺的笑容。

莫雪……子容…和孩子們…就拜託妳了。

輕啟雙唇像是要說些什麼，聲音卻出不來，但透過唇訴說的事物卻是這麼的清晰。

為何我必須要懂這些事情才好呢？為何我必須被遺留下來？

疑問像是要炸開整個心臟，疼痛的感覺讓眼前的視線迷茫。

「清蓮——！！！」

那一天...妳說我必須回一趟許家的那一天...妳似乎就用琴彈起了最終曲。
我知道的，我只是不想面對罷了。

❖❖❖

朱紅色的大門被粗暴的開啟，樓湘手中的茶杯險些傾倒，抬眼帶有愠色的翠瞳掃向門口佇立的人，就要破口大罵。
許震不為所動，泔了一口茶，卻是也瞪大了雙眼。

「莫.....雪？莫雪妳回來了.....？」

先開口的是樓湘，她收起怒色瞬間轉為泫然欲泣的神情，誇張的放下手中的茶杯，眼角的淚水也一併落下。

「妳也知道要回來！知不知道這些年沒有妳的消息娘有多麼擔心！」

柳絮對於樓湘的眼淚，只有皺起眉，不發一語。
眼神掃過看了一旁的父親，似乎在對方臉上看見了不易察覺的笑容，柳絮只是撇過頭。

「我這次回來不是為了別的事，是為了姊姊。」

沒有理會樓湘的吵鬧，柳絮抬起頭。樓湘見狀就要發火，卻被許震擺了擺手阻止下來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說話的事父親，不苟言笑的語氣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不安。

「許清蓮，今日午時.....於劉家府難產，喪生了。」

幾乎是竭盡所能才讓自己不顫抖，幾乎要花費全身的力氣才讓自己看起來毫無感覺的訴說，他必須當個傳信者，他必須知道他們會做什麼反應，無關自己，他們自己做出的反應。
許震手中的茶杯摔落在地板上，發出了清脆的聲響，樓湘又開始哭哭啼啼的，柳絮看著自己的母親，不知怎麼的只覺得噁心。
母親並不是真心在為姊姊難過，他能夠清楚的察覺到。

「清蓮啊.....娘對不住妳啊...要是知道妳在劉家會發生這種事.....娘就不把妳嫁去劉家啦.....嗚嗚嗚嗚.....」

「清蓮啊.....妳這也算是盡了妳的使命啊...妳就好好的安息吧.....嗚嗚嗚...」

「妳在說什麼蠢話！」

瓷盤破碎的聲音自門口傳來，柳絮瞪大了雙眼，顫抖著身子。

「什麼叫做盡了使命？難道對妳來說姊姊只是讓家族復興的工具嗎？」

「莫雪！怎麼這麼對娘說話的！」樓湘衝著柳絮大吼，方才的淚水就像鏡花水月一般。

「我知道啊！我早就知道妳在想什麼了！什麼為了許家...根本就是為了妳自己！」
「莫雪！不要亂說話！來人啊...把這個不聽話的孩子給我拖下去關起來！」

「夠了，樓湘。」

一聲怒斥，足以讓樓湘的時間整個凍結的怒斥聲。
許震終於是看不下去了，他站起身子，站在樓湘的側邊，臉色算不上好看。

「相公...！你怎麼能袒護莫雪呢...？我為了這個許家做了這麼多事.....為何你們總不明白我用心良苦呢.....」
「用心良苦？...母親.....不.....」

幾乎是用全身的力氣拉起了自己蓄了這麼久的長髮，抽起了腰間的匕首一刀劃下。
古時常說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.....乃孝之始也。若是那名為樓湘的女人要如此絕情絕義，那身體髮膚損傷了又有何妨？

「我，許莫雪！與妳，樓湘！從此如同這斷髮！沒有任何牽連！」

淚水如雨落下，在這個菡萏枯萎的季節，妳彈盡了妳送給我的曲，而我也不在祈禱著希望能成為門外的柳絮。

許莫雪.....願為柳絮。

然而柳絮散盡的季節，迎面而來的卻是皚皚的白雪。

終

「老爺，今個兒又有信寄過來了，還是沒有屬名啊！只有夾著一枝柳絮...老爺知道是誰麼？」
「.....知道的」

...爹怎會不知道呢？